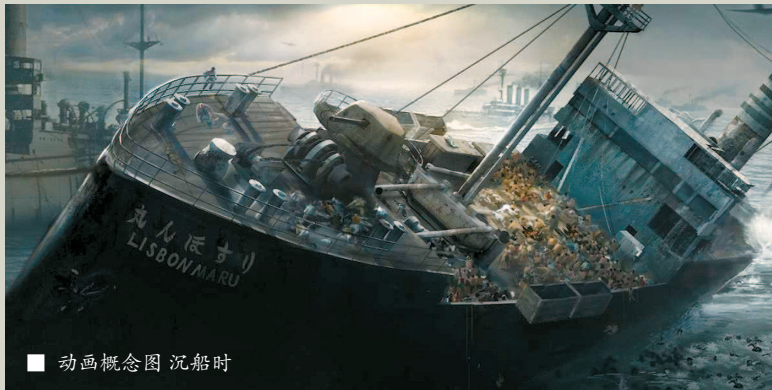


打捞一段大是大非、大仁大爱的历史。 搜寻一艘沉船，



动画概念图 沉船时



采访英军战俘后人

2013年，《后会无期》在东极岛拍摄。方励是制片人，韩寒是导演。韩寒带方励上岛。“有个船老大跟我们提及多年前一艘沉船的故事。”方励生出兴趣。这也是一切的发端。

“你知道后来《后会无期》的主题歌第一句话是什么吗？”方励突然问我。

当年，方励买了音乐版权，主题歌韩寒填词，邓紫棋演唱——“当一艘船沉入海底，当一个人成了谜”。韩寒有感而发写了首很忧伤的歌，方励也有感而去找到了沉船。冥冥中，大概就要由方励来完成搜寻的，打捞这段蒙尘82年的历史，以及当年被日本军政府否认的暴行。

6月14日，纪录电影《里斯本丸沉没》以首场放映的形式拉开了今季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大幕，这也是《里斯本丸沉没》的全球首映。

片头，郑重，威严、不容拒绝地告知：123分钟长的影片，有且仅有一——事实与真相。历史中的三方，日本侵略者、英军战俘、舟山渔民，大是大非，大仁大爱。放映厅里，观众拭着眼角的泪，导演、制片人方励说：“情感的力量。”

方励说自己花了八年干成了这件事，“这辈子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。”他是这么算的，八年前，他搜寻沉船。在电影首映日的深夜，说了一天话的方励，坐下来继续说，说未尽之言。八年，里斯本丸这样浮出水面……

要由中国人来做

托尼·班汉姆是电影的历史顾问。多年前，他写了一本关于里斯本丸的小书。没有人记得这艘船，而它又需要被记得，这是托尼写书的初衷。“没什么人看，感兴趣的大多是亲历者的家属，等等。”托尼也来了首映式，热闹了一天，有点撑不住了，早早回房休息。这本小书的作者怎么都没想到，若干年后，同样的主题，由一个中国人和他的团队，以如此盛大、隆重、直抵人心的方式带给了世界。他说：“我写书的时候没有想到20年后的今天，我人生当中最震撼、最有共鸣，最能共情的一部纪录电影这样被呈现出来。感谢大家对这段历史的关注。”

一个中国人，搜寻沉船，还原历史，付诸影像。悲伤仍时时隐痛，大义仍常常被念，英国战俘惊心动魄的故事，“为什么由你来讲述？”方励语速很快：“自然是中国人。”他又特意放缓了节奏，“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发生在我们中国的家门口，我们的先辈是目击证人，是参与者，是救助者，所以揭露历史真相的电影，自然由中国人来做。”

做起来，比想象中更难。最早，他成天成天地坐在科研室里，以一个理科生的严谨，要弄清楚沉船背后的所有逻辑。“这艘船经历过怎么样的改造？三号舱为什么会进水？船体是如何断裂的？”他一个人埋头研究。“水动力学”“金属疲劳”这些术语，让一切听上去充满科学的味道。所有的问题，都有了解答。“这些，都不难。”难的，是人。

他来到英国，搜寻人的线索。“打广告呗，玩命打。”英国三大报，整版，连着做。“花了25万英镑。”BBC也关注到了这些广告，觉得有些奇怪，“人家想，这个中国人想干什么？”他上了电视台，做了一次访谈。这也算是个广告了，方励笑：“这次免费。”广告打出去了，信息陆续而来，让人鼓舞。

一开始找人，后来做采访，八年来，方励已经记不得自己去了几次英国。有一回，他和团队吃午餐。周末，又是晴天，周遭透透气的英国家庭很多，带着三明治野餐。方励兴起，“我说不如大家做个街采吧。”战争带给英国的印记是深刻的，随机问到的一个家庭，夫妻双方都有祖辈在战争中遇难。但是，没有人听过“里斯本丸”。“我越来越感到迫切性，一定要做，一定要做好。”

八年，『里斯本丸』这样浮出水面

◆ 华心怡



关于沉船的油画



当年部分英军与两位渔民的合影



2019年英军后人与老渔民相会

方导“赶鸭子上架”

方励爱玩。70岁了，还总也玩不够。地球物理勘探与技术，玩了42年；海洋调查，玩了39年；电影，最短，玩了24年。“不分主次，平行进行。”方励玩电影，都是以制作者或监制、编剧的身份。《百鸟朝凤》《观音山》《万物生长》《阳光劫匪》《兔子暴力》……统统留下他的印记。他还没做过导演。这回，做上了。

不过，在这部片子里，方导是“半路出家”。“我从没想过做导演，这个故事的框架找不到先例。”一开始想着可能做成新闻片，后来变成了大电影，方励也被逼成了“方导”。纪录电影，也是电影。它需要情感交融，而不是一本写满问题的笔记。方导，当上了记者。这个记者，有点不一样。

班尼菲尔德，近百岁，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幸存者，住在加拿大。收到这条线索，团队欣喜若狂。可是第一拨人去了之后，给方导打电话。“你要有心理准备，老人不太记得往事了。”方励执拗又自信性子，不允许自己轻易放弃。他来到加拿大。果真，老人对战争的记忆，很模糊。没关系，“我知道怎么解开一个军人的青春记忆。”

“在军队里，你是做什么的？”

“我是枪手。”

“机关枪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马克沁重机枪？”

“对！”老人脸上有了笑容。

“那没水了怎么办？”

方励懂枪。马克沁重机枪速度快，容易发热，所以需要冷却水。问这个问题时，他几乎肯定老人会如何回答，但就是要让他自己讲出来。

“我往里尿尿。”哈哈，乐开了。青春，昨日，都在。老人自己说：“我的记忆回来了。”

班尼菲尔德被打开，一件件、一桩桩，往事，抖落。这个不记事的幸存者，成为整部影片叙事最完整的讲述者。现场，他的满堂子孙都听呆了。这些故事，老人从未提起。

就这样，方励完成了一个又一个采访。

除了导演，方励还干起了配音。影片所有的旁白都由方励讲述。“我一个南方人，讲普通话老费劲了。”方导家乡四川，普通话自然不那么字正腔圆。原先，也是有两种意见。“我们也做过专业配音演员的版本，但大家都觉得代入感不如我讲的这个版。”方励就是观众，观众就是方励。跟随他的声音，探索历史，走入历史，记住历史。

方导这回，是玩大了。做导演还有下一次吗？“这辈子做一次就够了。”

“绝望”过后是希望

拍《里斯本丸沉没》，方励“绝望”了好几次。

第一次是动画。之前按照传统动画制作方式，显得太卡通，没有战争紧张的氛围，感觉很跳戏。“看了改，改了看，就是不对路。有点‘绝望’。”2020年8月，方励完整接管后，亲自在动画上动脑筋。哪怕是观众现在看到的最后版本，仍有不同的感受。“有些人非常喜欢，而看惯了动漫的，可能会觉得有点‘糙’。其实我们都是3D建模，一分钱没少花，最终就是决定要做这样有质感的风格化动画。”从人体瘦弱的程度，军装的边缘……所有的细节，一遍又一遍打磨。“电影是只有一次机会的艺术，所以之前路走得不对，就要推翻重来。”后来，影片拿去给英军战俘群体试看，他们都给予高度评价。方励说：“我们用镜头的运动，而不是人物的运动来渲染气氛，因为动画人物的动作是缓慢的。生动的军装照给观众更多留白。”

让人“绝望”的，还有主题曲。去年8月15日，《里斯本丸沉没》在伦敦试映。而片尾曲是到最后时刻才全部录制完成的。先有词，再有曲。方励曾在英国留学，英语交流完全没问题。他想要在歌词中表达的中心词也很明确：黑暗、远方、安息……“但你知道，我的英语没有达到文学的水平，我只能告诉别人我想要的是什么。”他的一个英国朋友是出名的音乐人，推荐了两个英国词作者和一个冰岛词作者，“我又‘绝望’了，歌词表达太实，表达不了我要的情绪。这首歌的歌词，得有些诗的意境”。团队里有人看到方励着急，随口提起动画前期镜头图画手、荷兰人杰瑞平时写诗。“两个礼拜，杰瑞写了七稿。每次，我都提出问题。最后一次，我说第一稿和第七稿加起来的感觉，就是了。”杰瑞的第八稿，是终稿。

有了歌词，还得有曲。与方励合作过的法国人尼可拉操刀。方励提了一个要求，要有小号的元素。“小号有军事色彩，在宽阔的海面上，音色也非常合拍动人。”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，年轻人，尸沉大海，异乡和远方。尼可拉的最初几稿结尾是压抑的。方励却要他修改，“灵魂得到了安息，我觉得最后应该上扬的情绪。”

歌曲有了，谁来唱呢？大家异口同声“阿黛尔”。方导说了：“请不起。”后续两个人选，一个流行乐痕迹太重，另一个声音偏高。“后来又推荐过来一个爱尔兰歌手，我立即去网易云上找她的歌，一听，这个可以。”他们立即把电影给到了歌手，她连夜看完，双方一拍即合。片尾，顺着海浪，里斯本丸上每一位英国战俘的姓与名，参与救助的每一个中国人的姓与名，在浑厚开阔的歌声中，缓缓滚动。

做成了！这辈子，各种各样的事，各行各业的事，“这一件，是最重要的”。总要奔着希望去，小到电影，大至人生。方励给自己打分：“有限的资源，有限的的能力，我给这部作品打85分。”八年，中国人用脚步，连接起生命的线索，还原失落的往事。“里斯本丸”，浮出水面。《里斯本丸沉没》，关于战争，关于历史，关于真相，关于人性。爱，让我们彼此相连，同一个世界，同舟共济。



动画概念图 渔民救援